



少女情潮

● 珍琦 著



内 容 简 介

张兰君是个勤奋好强的漂亮女孩。高考时，她与男友程少军双双考取高等院校。但生活的困厄却意外地把她逼向社会。绝望中，她结识了服装商东老板，并得到他的真情与善意的帮助。一时，她溶在金钱的漩涡里。

程少军因误解而中断了与她的关系。为了报恩，她为东老板生得一子。在面对好朋友王洁芝的沉沦，陆安安的离家出走，在金钱的得失与残酷复杂的人生面前，对生活曾抱有强烈追求的张兰君，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之路。

五年后，张兰君又出现在仍然爱着她，追求她的程少军、东宁面前。至此，少女的情潮汹涌迭起，面对爱情，她毅然地做出了抉择……

黎明来了。在哪儿？我的眼前还是黑黑的，不见一点光亮，可我知道，我总是在黎明前突然醒来。

我扭开灯，果然快到5点钟了，我不像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没有那种缠绵的困倦，而是清醒得很，眼睛瞪得好大好大。

我扭头看看身边的小妹，她睡得正香，我把她露到外面的胳膊送回到被子里。唉！小妹，我望着这张很秀气的小脸，凝思。不知道这个陈姨会给我们带来一种什么命运。

忽然间，我听见一声轻轻的响动，声音使我警觉起来，竖起耳朵细听，可是，听了一会，再也没有动静。“这声音……”我转动着眼珠，想着，我猛然醒悟到是大门声，一定是弟弟走了。

我一翻身跳下炕，轻轻走出房间，来到院门前伸手一摸，果然，大门虚掩着，是弟弟走了。我开开大门，探出头，向胡同两侧看看，漆黑的胡同里，既没有声音又不见人影儿，我茫然地愣会儿神儿，又缩回头，把大门关上。

我来到弟弟房间，扭亮灯，弟弟到底是走了，出乎我意料的是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一堆堆的破烂东西不知都被他塞哪儿去了，昨天晚上来时还不是这个样子。弟弟的生活习惯是吊儿郎当的，妈妈在世时要经常给他收拾房间，可我好多时是想不起来的。

呆愣一会儿，我才退出弟弟的房间，刚跨出门槛儿，见

有一条高高的朦胧的黑影儿立在我面前，我倒吸口气收缩起全身险些叫出声儿，定了定神才看出原来是爸爸站在这。一股火气从我心底翻滚上来。

“他走了？”爸问我。

“走了。”我没好气地答着。

“没和你说什么吗？”

“你希望他和我说什么呢？”

“我希望他什么也不要说。”

“不错，连他的影子我都没有见到。”

“你和谁生气？”

“是的，爸，你为什么不留住弟弟？你好像不愿让他留在家里，是吗？”我把语气尽可能的放平稳些说。

“他要走，我留也是留不住的，你又不是不知道他的脾气，我有什么办法？”

“可是，你根本就没有留他呀，如果你要劝劝他，他也许就不会走，你根本没有尽一点责任。”我的声音越来越高。

“放肆，用你来教训我？不错，我就是不想留他在家，今天家里客人这么多，他在家也许还会找麻烦。”爸爸也生气了，也提高了声音。

“爸，你想错了，你一点都不了解他，他是不会找麻烦的。如果他在家，让所有的客人都看到我们全家人都是高高兴兴的，那该有多好。”

“可是大刚他会吗？不用说他，就说说你，你是从心里高兴的吗？”

“什么？你想让我从心里高兴？可能吗？面上能过得去就不错了。”

“连你都这样，大刚呢？他会怎么样，他恐怕连面儿上都

让我过不去!”

“不对，弟弟是明白事理的，他知道怎么做。”

“哼，如果说他知道怎么做，那他这种躲开的办法是最好不过的了。”

“你……”

“不错，他很聪明，他确实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爸，你果然向弟弟说的那样，高兴他走，如果弟弟真是那么明白，说的话都是事实，爸，那我们姐三个是不是在这个家里也住不了多久了？”

“什么意思？”

“你不会赶我们三个出门？”

“废话！”

“爸，自从妈妈去世以后……”

“住嘴，不要提你那个死妈，尤其在今天，不许你提她！”爸截住我的话大声喝道，那声音十分凶狠。他真地恼怒了。眼睛一定瞪着，面目也一定很凶。可是天还没亮，我看不清他的面目。他说完，怒气冲冲地向大门口走去。

我直呆呆地望着那条黑影在大门口消失。爸爸，我只知道他脾气火爆，却从来没有发现他这般凶狠，简直没有人性，眼泪禁不住扑簌簌滚落下来。

天，渐渐亮了。大气中被一层薄薄的微雾笼罩着，太阳还不会出来这么早，空气中有股带着凉意的风吹来，院子中那棵杏树上的杏花已经凋残飘落，我突然打个冷颤，感到浑身发冷，双手抱住膀，这才看到由于刚才出来的急，身上只穿着单衣裤，我便几步跑进屋里。

我轻轻走进小屋，妹妹还没有醒，还是我出去时的那个睡势，一动未动。睡吧，小妹，但愿你什么都不知道，什么

都不去想，睡的永远这么深沉、香甜，等你懂得一些事情的时候，这已经成了很遥远的过去。

苦涩的眼泪经过鼻窝儿，又从嘴边儿滴落到胸前，一种怅惘的失落感使我浑身越来越冷，我望着这装得满满的小屋，这里每一样陈旧的东西，都这么熟悉，亲切，只是这些东西被逐出了二十年来一直属于它们的所在地，都堆在这里，看上去那么拥挤不自由。哦，妈妈！我下意识地伸出手，抚摸着炕边上放着的原来妈妈用过的红色小木箱子……

“兰君，你爸的脾气不好，不要惹他生气，记住，他是你爸爸，不仅不要惹他，还要照顾好他，还有，还有兰欣，大刚，大刚虽然只比你小一岁，可他固执，但他够聪明，劝他好好学习，将来你们都要考上大学……”

妈妈……我是想按照你说的去做，可是爸爸又娶人了，也许，不再需要我的照顾，或者说，很快会把我们赶出去。妈，如果您在天有灵，您就保佑我们吧，保佑这个家是个完整的家。

我的哭泣惊动了小妹，小妹动动身子，我连忙扭过脸去胡乱地用衣袖擦干眼泪。小妹翻个身又睡着了。

天大亮时，我来到厨房，先把炉子点着，烧上水，又开始收拾起各个房间。

爸从外面回来了，我有意给他一个后背，装着干活没理他，爸呢，好像根本不注意我的小动作，问：“水烧开了？”

“嗯。”我用鼻子哼一声，他没再问什么，走进大房间。

肖叔第一个来到这里，他是爸多年的老朋友，就住在附近，一见到爸爸就大声地笑着说：“哟，还没换上新郎的衣服？”

“忙什么。兰君，给你肖叔倒水来。”爸爸也满脸带笑地说。

“先不喝、不用倒，兰君。还别说，这房间布置的满漂亮。”

“对付吧。”

“哎，现在年轻人结婚也不过如此吧。”

“哪呀，我只收拾收拾表面，什么彩电、冰箱，录放机等那些实惠东西一样没有。”

“这就很不错了，咱年轻时结婚能有一对带箱座子的小箱子就足能高兴的一夜合不上眼。”肖叔说罢又大笑起来。

“可不，我结婚那时连一对小箱子都没有，那些家具还是婚后几年找木匠做的。”

“还不是，瞧这，从东墙到西墙的一铺大炕，如今也变成了一张席梦思床，这套崭新的家具，墙上镶的壁纸，地下铺的地板块，还有这绣花装饰布挂的顶棚，都是很讲究的嘛。”

“哦，可怜的妈妈，连看都没有看过。”我说，把托盘里的一杯水放在肖叔面前，另一杯放在爸爸身边。

我的话一出口一下冷了场，谁也不再吭声了，我也不看他们转身就走。

“兰君，我的套服呢，给我拿来。”爸的声音是低沉的，也许心里有气还没轻易发出吧。

我不声不响，从衣柜里拿出爸那套新做的蓝色毛涤西装，放在床上，然后又走出房间。

外面传来一阵汽车喇叭声，我想一定是爸厂里的车来了，果然不大一会儿的工夫一大群人走进院，我一看，都是爸厂里的同志，有的我熟悉。他们一进院便热闹起来了，这个叫老张，那个叫张主任的，时不时就会从哪张嘴里进出一两句话，逗得大家伙儿哄堂大笑。

我一趟趟地送着水和糖果，好一阵忙乎。我突然想起兰欣，她还没有起来，我连忙放下手中的托盘，奔进小里屋。果

然，兰欣还在睡。

“兰欣，兰欣，快起来，兰欣。”我急切地叫着，边用手推她。“兰欣，兰欣。”

她睁开眼睛，睡眼朦胧地望着我。

“快起来呀，洗洗脸，收拾一下，来了好多人，过会儿，该没工夫给你梳头了。”

她清醒了，坐起来，双手揉着眼睛，问：“姐，我穿哪身衣服？”

我把早就洗干净准备好的那身腈纶衣服拿到她身边，“穿好衣服先下地洗脸，然后再换衣服。”我说罢，自己也抓紧时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走出去。

几个人说笑着走出大房间，肖叔一看见我便说：“干脆，让兰君也去吧。”

“我不去。”我一扭身说，眉头皱得很紧。

“你知道干什么去？就不去。”

“当然知道，不去。”我知道肖叔说的一定是接亲去。

跟在肖叔身后的爸爸，也笑着对我很抱希望，可见我手里又很快地抓起一样活干，又忙对肖叔说：“算了算了，去几个人就行了。”说着，这伙儿人走出房门。

爸爸换上了那身蓝色西服，一双黑色新皮鞋，昨天理的发，还吹了风，但没有像年轻人那样把前边高高吹起来，只是微微吹起来有那么点意思。爸这一打扮，风度还真非一般人所比，难怪风流一辈子的陈姨下了这样大决心，但爸爸平日里是不修边幅的。

又有几位客人来了，我把他们都让到屋里，我又端糖又送水，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又忙出一身汗。昨天晚上点小雨，地下还很潮湿，今天是个晴天，太阳早早地钻出来了。我真

盼着来点风或再下点雨什么的，然而天空万里无云。

“兰君，那天你上你姨妈家去，你姨妈是说准能来吧？”

我正在院子中那个借来的小茶炉旁往暖壶里灌开水，爸从外面走进来问。我停止灌水，直起腰看他。这是爸爸吗？口气这么温和，一脸平易近人的样子，是衣着使他变的温和？还是……我怀疑地收缩着目光圈，是的，爸不发火时是这样，可他是动辄就发火儿的。

“是，我姨妈是说准来。”我说。

“可到现在还没来呢。”爸爸嘀咕着走了。

我又弯下腰接着灌水。

“兰君姐。”一声很清脆的叫声。

我又连忙停止灌水，扭头向大门口望去。

“明娜！我叫着，忙放下手中的壶，笑着迎了过去。“明娜，和谁来的？”

“我妈，我爸。”她甜甜地笑着回答着。

“姨父姨母在哪儿？”

“后边儿。”她用手一指大门外。

“爸，我姨母他们来了。”我大声地冲着上房喊一嗓子，然后跑出院门。

果然，姨父和姨母推着自行车已经走进胡同，我紧走几步迎上前去。

“姨父，姨母……”我本来是高兴的，可话一出口，嗓子却哽咽住了，再说下去，很快就会流出眼泪。

“兰君。”姨母叫一声，也不知说什么话好。

“姨母……”

“兰君，你爸呢？”姨父问。

“在屋里。”

“他没去接亲吗？”

“没去，喏，他来了。”我一指从院子里走出来的爸爸说。

“来了，大姐，姐夫。”爸走过来打招呼，话也是少的不能再少。只是他那张脸上自从肖叔进院之后就挂着那个很不自然的呆板的笑。

“都忙完了？”姨父问，他们握起手。

“有什么可忙的，对付对付算了。”爸简单地回答。

“不过你可没见瘦。”姨父又笑着说。

“要想折腾掉我这身膘那可不容易。”

“走吧，姨母。”见姨母放好自行车我拉起她的手说。

“走呀，妈，到哪儿都磨磨蹭蹭的。”明娜说着又跑过来，拽住姨母的另支胳膊就向院里走。

“你放开我，”姨母说着抽出胳膊，“到哪儿都没有个老实气，像个小孩子似的，你看兰君，就比你大一岁，可比你稳当多了。”

明娜一撇嘴，背着母亲的脸上出一个怪态，然后“格格格”地笑起来。

明娜是个天真活泼又带有几分野性的女孩儿。她相貌虽然算不上漂亮，但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很讨人喜欢的。我知道她的最大爱好就是如何变着法儿地打扮自己。因此，她的装束与发型总是恰到好处。就看她现在吧，把自己打扮的像个天真烂漫的小学生。穿着一件海蓝色的带背带的散裙，一件乳白色羊毛衫掖在裙带里边，一条紧腿黑色脚蹬裤蹬在白色旅游鞋里，齐耳短发，包着她那张似在白色恐怖下的小鼻子，小眼睛小嘴，看上去要比我小的很多很多。

“大刚和兰欣呢？”走进院子里姨母问。

“兰欣在屋里，大刚天不亮时就走了。”

“走了，上哪儿去了？”

“和他同学到青龙山去一日游。”

“你爸知道吗？”

“知道，没有拦他。”

“为什么？”

“这段时间里，爸和大刚两个人连话都不说，我爸怕他今天闹起来，所以让他走的。”

“他跟你爸吵过？”

“吵过，不仅吵过，我爸还打了他。”我说着见兰欣走出房门，忙叫道：“兰欣，快过来见姨母和你明娜姐。”

“姨母，明娜姐。”兰欣羞怯怯地叫一声，就再也不会说什么话，头深深地低下。

“都十二了，还这么不会说话。”我说。

明娜飞上一步，一下子抱住兰欣说：“小妹，越长越漂亮，将来一定比你姐还漂亮，只是你这个儿要抓紧长，也一定要长到一米六八，追上你姐姐。”明娜说着笑着，兰欣也甜甜地、腼腆地一笑。

“老方，我真是心里有苦说不出，一言难尽呢。”爸爸和姨父也从外面走进来，爸边走边说，还痛苦地摇摇头，脸上的笑容全消失了，真的一脸痛苦相。

我不禁望爸一眼，很怀疑，爸爸有苦说不出？一言难尽？真会是这样吗？他有什么苦？

“大刚也是的，他怎么就不理解你爸爸呢。”见他们走进屋，姨妈又说。

“大刚只是不同意我爸和这个陈姨结婚，不知道他从哪儿听来的，说她年轻时就风流，被丈夫抛弃了，又跟着这个随着那个的，再也没有正式结过婚，她丈夫死了，女儿找到她，

她才想嫁人，也许，是想给女儿一个交待吧。”

“你见过她吗？”

“见过，可我没看出什么来，我看她很开朗热情。像是很明白事理的人。”

“我也知道她的过去，也许，人上了年纪，就会一反年轻时的习惯，想找个好的归宿。”

“事情已经这样了，只好走到哪儿说到哪儿。”

“我想也没什么，你呢，对她不要有什么成见，随和一些，再有几个月你就该毕业了，面临高考，你还得抓紧时间学习，不许找气生。”

“嗯。”我点头答应着。“走吧姨母，咱们到大刚房间里坐。”我说着又拉起姨母的手。

我和姨母、明娜来到弟弟房间。

“房间里收拾的很干净，大刚收拾的？”姨母坐在炕上望着房间说。

“就这一天收拾得这样干净。”我说着又走了出去，很快从上房内端来水果、糖、瓜籽。

“明娜，来吃点。”我说，把东西放在姨母身边。明娜走过来拿起一个苹果说：“好，我就来这个。”

“姐，你同学来了。”兰欣跑进来站在门口说。说完又要出去。

“兰欣，过来。”明娜又把她叫住。

我连忙把手里剥掉一半的糖果递给姨母，“给，姨母，我出去看看。”说完我急忙走出房间。

“张兰君。”

我一出现，王洁芝先尖叫一声。我笑着迎了过去。

“王洁芝，陆安安……”我的声音突然停止，对她们两个

身后的程少军和叶锋无论如何我也不好意思叫出他们的名字。于是，我只好对他们点头微笑，算是打了招呼。

“怎么样兰君，这回该相信了吧，昨天你还怀疑安安我们两个不能来，怎么样？”王洁芝昂着头，把手指举到我面前笑着说，好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好好，是我的不对，不该怀疑好朋友。这总该可以了吧。”我摊开双手也微笑着说。目光扫一眼其他几个人。

“这就对了吗，如果什么事你都怀疑不信任，还叫什么好朋友。不过吗……”王洁芝看着我说，似笑不笑地又把目光转向程少军然后又转向我，狡黠地一笑，说：“这两位可不是事先与我们约好的，是一进住宅时碰上的，安安我们两个感到很突然，你呢，兰君，你不会感到突然吧，啊？哈哈哈哈……”

“咳！”陆安安拽一下王洁芝的衣袖，轻轻地发出一声。

大笑着的王洁芝根本不在意陆安安的小动作，笑罢又说：“看来你有好多秘密隐藏在心里，对不对呀？”

“怎么会呢，我心里是什么秘密都没有的。”我摇着头，无可奈何地解释着说。

“王洁芝呀。”陆安安又轻声叫了句。

“好好，今天先什么也不说了，等明天的。”王洁芝又嬉笑着说，冲我挤咕一下眼睛，然后又转向程少军，“班长大人，难得在这里见到你，这里我常来，你呢？”她脸上仍然挂着笑。

“我不常来。”程少军也微笑着，淡然回答。

“不常来，这么说是偶尔地来一趟两趟的？”

“你呀，好能钻空子，我这是第一次来呀。”

“好么，有第一次就有第二次第三次……哈哈哈……”她说罢又大笑起来，她的笑往往会使人既不好意思又莫名其妙。

“你呀，说话总是那个，莫名其妙。”程少军又微笑着说。

“哪个？喂，你说哪个？”

“就是那个，你心里比谁都清楚。”

“是吗，我清楚吗？等我想想，”她用一只手按住脑门儿，真是想事情的样子，几个人都微笑着望着她，她一拍手又大呼道，“噢，对对，我是很清楚、我太清楚了，那个，那个，哈哈……”

“你清楚了哪个？”程少军又问。

“那个，哈哈……”

“你总笑什么？是笑我们吗？”程少军冲着王洁芝又指着叶锋问，“我们来是笑话吗？”

“哎，大班长，可不能无缘无故地指责人呢，我说你们来是笑话吗？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她瞪了一下眼睛把脸转向天空，轻轻摇晃起身子，拉长声音地说：“兰君呢，虽然是我们的好朋友，不过呢，最要好的不一定是我们。对吗，兰君？”说完又无拘无束地大笑起来。

我的脸开始发热，一定变得很红，瞥一眼程少军，他也正微笑着望着我，我心里有点儿慌了，不知说什么好。

“喂，别在这站着了，出人进人的不方便，还是找个地方坐吧。”陆安安像是解救我，柔声细语地说。

“对对，我们进屋坐吧，”我连忙接着话说，一指弟弟的房间，“走，到这屋去。”

“好吧，就听两位小姐的。”王洁芝一摊手说，便头里走去。

来到弟弟房间，我给姨母逐个地做过介绍，然后他们都很随便地自己找地方坐下，我给每个人都端来一杯水。又把糖果送到每个人面前。

“别忙了，坐下休息一会儿吧。”程少军对我说，手里剥着一块糖纸。

“喂！听见没有兰君，班长让你坐下休息，还不遵命。”王洁芝又挤眉弄眼儿地说。但谢天谢地，她总算把声音压的很低，没有被炕上坐着的姨母和明娜听见。

“你呀，王洁芝！”我无可奈何地笑着瞪她一眼，又在她身上捏一把，目光转向程少军，他也正微笑地望着我，在他那张英俊高傲的脸上总会表现出那种微笑的，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大模大样。

爸爸走进来了，王洁芝第一个站起来，说：“张伯父，恭喜您。祝您生活快乐。”说完又自顾自地笑起来。

爸爸也笑了，点点头说：“是王洁芝来了，噢，还有陆安安。”

“张伯父，恭喜您。”陆安安也站起身很文静地说了句，然后又正襟危坐。爸是很熟悉王洁芝和陆安安的。

“爸，这位是我们班长程少军，这位是叶锋。”

“张伯父，我代表我班全体师生祝您生活快乐。”程少军说。

“好，快乐，谢谢，你们能来，我很高兴，喝水，吃糖。你们先坐着，还有几个客人，兰君，你王叔他们来了，过去看看。”

我和爸一起走出房间，我很快招待好新来的客人们又返回弟弟的房间。

“诸位还需要点儿什么？”我望着同学们那张张笑脸问。

“算了，只需要你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吧。”王洁芝笑着说。

我也微笑着把目光在每个人的脸上流过，最后落到王洁芝的脸上加大了微笑，随后又瞪她一眼，坐在她身边。

“好哇，你今天瞪我多少眼了？”

“一百眼了。”我说，望一眼陆安安，我们又都笑了。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王洁芝自从我认识她那天起，她就是这个样子，开朗大方，拿别人开心引起最大的笑声。但她无论和谁生气或发生口角，过去就算完事，从不记在心里。她相貌不美，又高又瘦，脸也是瘦长形的，并且颧骨很高，小眼睛，眉毛也不好看，很短。最美的地方也许就是她这张嘴了。这张不大不小的很美丽的嘴，不讲话时会闭的很紧，一讲话或笑时，就会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皮肤的颜色也微重些，好在她天天不厌其烦地化妆，但，无论她怎样修饰打扮，也不是漂亮女孩儿。比起陆安安她可就差多了。陆安安只有一点不如她，个儿矮，但她的谈笑举止都是那么文雅有修养。她那张鹅蛋形的白皙的脸上一边一个深深的酒窝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眼线上长着又黑又长的睫毛，两道黑黑的弯眉毛，好看的小花骨朵嘴，小鼻子突起来，两排洁白的芝麻粒小牙。无论你怎么看她，都是那么柔弱娇小美丽可爱。而这位大班长程少军该算得上一位俊俏书生了，他很像香港大明星周润发，因此好多同学经常用“明星”二字称呼他，而他呢，也就毫不谦虚地应允着。只有这个叶锋来的是出乎我的意料，他的相貌也很英俊，但他身高不足一米七〇，很腼腆，从来不主动和女同学说话，他学习好，经常有些女同学问他题，可他往往是话没出口脸先红了。他今天能来一定是程少军拉来的。

“哎，兰君，你见过吗？”王洁芝用胳膊碰我一下问。

“什么？”我瞪大眼睛问。

“喂，你坐在这里听啥呢？走神了？”

“我……”我又笑着瞪王洁芝一眼。

“听说你这个陈姨还有个女儿和咱一届，在16中，长的很美，你见过吗？”

“我，我没见过。”我说。

“她长的没有兰君美，只是打扮的很独特。”陆安安在一旁说。

“你见过？”王洁芝问陆安安，目光由我脸上转到安安脸上。

“见过，叫陈蕊诗。有一次她到我们邻居李老师家去正好我在那儿，李老师是省音乐学院毕业的，现在文化馆搞声乐。”

“陈蕊诗学什么？”王洁芝很好奇地问。

“学提琴。”

“学琴有什么意思，唱流行歌曲多好。”

“她唱通俗歌儿也很好听。”

“她漂亮吗？好多人都说她很漂亮，是校花。”

“让我看呢，她没有兰君漂亮。”

“陆安安，你真会说话，我怎么算漂亮。”我不好意思地说，脸一定又红了，我偷偷瞟一眼椅子里坐着的程少军，正好和他的目光相遇，我心里感到慌乱，目光也不知道落在哪儿好了，转了好几处，心脏开始激烈地跳起来。于是，我走出房间。

我靠在第二道门的门框上，心里连叫着，谢谢你安安，谢谢你在程少军面前说我漂亮，不过，我本来也是很美的。我下意识地用手摸着自己的脸。

一阵汽车喇叭声响，人们都陆续向外走。新亲来了，我一愣，也连忙走出房门。

我跟在人群后边走出胡同口，果然一台轿车和一台面包车停在胡同外面的一块空地上。车声引出很多左邻右舍看热